

◆《邵阳文库》介评

《明清武冈六人集》

黄三畅

武冈位于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交汇之地，自古以来被称为“黔巫要冲”，有驿道通两广、黔、鄂，资水航运直下洞庭、入长江。既有平畴溪谷盆地，可谓“天府之乡”，又有险峰峻岭关隘，易守难攻。因此，武冈为历朝政治、军事重镇，乃兵家必争之地。

武冈是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居住，周系楚地，秦属长沙郡。早在西汉文景年间，武冈便已置县，属长沙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里，就有一枚“武冈长”的印章(《汉书》：县满万户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公元前124年汉朝廷在武冈置都梁侯国，汉武帝刘彻封长沙定王之子刘遂为都梁侯国敬侯。以后，武冈或为县，或为军，或为路，或为州，或为府；名称也有改换，如都梁、武攸、奉天等。民国二年(1913)，改州为县，一直沿延至共和国时代的1994年。1994年，武冈撤县建市。

“武冈”这样一个名字，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感。北魏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资水》里有这样的记载：“县左右二冈对峙，重岨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而“都梁”这样一个名字，则蕴含着厚重的文学内涵。南朝宋代的盛弘之在《荆州记》里的解释是这样的：“都梁县西有小山，山上水极清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县为名也。”都梁兰在历史上是武冈的名片。它是贡品，汉乐府就吟咏过，把它和一些同样作为贡品的珍宝、丝织品并列。矗立在武冈城南的云山，被道教列为第六十九福地，吟咏云山的诗歌，可谓汗牛充栋。武冈城东门外近郊的法相岩，是天然的风景胜地，亦是历史文化宝库，自唐宋以来，人们就在摩崖石壁上镌刻佛经偈语、诗文。这些镌刻无论从书法上还是从文学上来说，都是稀世珍宝。

自古以来，武冈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繁衍出灿烂的都梁文化。据专家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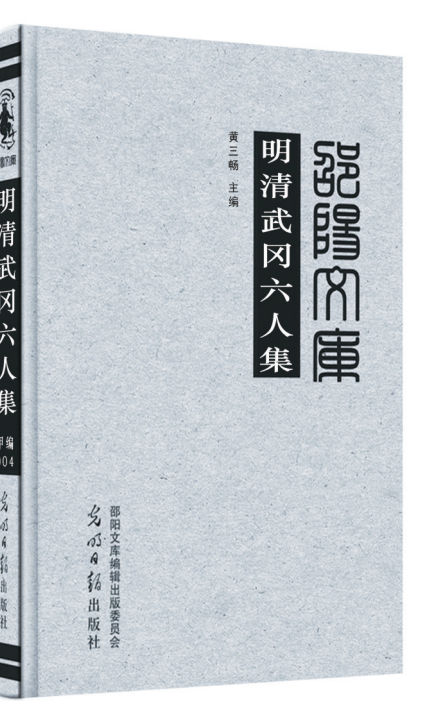
战国末年，遭流放的屈原就从溆浦穿雪峰山脉南下到武冈，再沿资江辗转到汨罗江。随后，西晋的陶侃在武冈当过县令。陶侃在武冈政绩斐然，口碑极佳；他尤重教化，为仿效“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的意境，既督教者又勉学者，在县学内亲手植了两棵银杏。两棵银杏现在还留下一棵，老树新枝，别有意味。陶侃以后，武冈人特别重视教育，到清代，就有鳌山书院、观澜书院、紫阳书院、襟江书院、硃江书院、青云书院等九所。

还有让武冈人引以为豪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就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王安石共四家，写过关于武冈的文章或者在武冈题过字。历史上包括文学史上其他著名人物，如唐代王昌龄，宋代宋祁、周仪、陈与义、文天祥，元代李道纯、欧阳玄，明代于子仁、王世贞、袁宏道、曹一夔、蒙大赉等，明清之际的潘应斗潘应星兄弟、许国煥、方以智、王夫之，清代的邓显鹤、谭嗣同、何绍基、王闿运、左宗棠、曾国藩、郭松森、邓辅纶邓绎兄弟，现代和当代的欧阳东、邓中宇、韩马迪、吕振羽、艾青、周谷城、晏阳初、厉以宁等，这些人或是武冈本土人，或在武冈做过官、做过客、搞过科研、办过事业，他们留下了关于武冈的熠熠生辉的诗文。

历史上，还有两个皇帝为武冈题过字。一个是宋高宗赵构，他题写的是“云山七十一峰烟云变幻”，赞美的是武冈的云山；另一个是宋理宗赵昀，他题写的是“宣风雪霁”——那是“武冈十景”之一。

武冈还是朱明王朝藩王的封地。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楸改封到武冈。岷王在武冈承继十四世，共272年，给武冈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武冈也是残明王朝的临都。明末清初之际，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由桂林迁来武冈，改武冈州为奉天府，一时间，武冈成了抗清复明的政治军事中心，上演了一幕幕血与火的悲喜剧。

武冈人有重视文化的传统，早



在宋代就修了军志(当时武冈为军)《都梁志》，以后每一个朝代或修《武冈州志》，或修《武冈县志》，或修《武冈市志》。1934年武冈私立云山中学校长刘国干等收集了明代以来武冈籍人的诗词文章若干，编印成上下两册，命曰《都梁文钞》；1992年，李潺等又编辑出版了《都梁文钞今编》；2010年，杨博理又主编出版了《武冈新韵》。

可惜的是，武冈在清代以前的诸多的文化名人，因为种种原因，个人文集留传至今的少之又少，他们的作品大多只是散见历代《巴庆府志》《武冈州志》、新化人邓显鹤编的《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史籍，一般每人只是文章几篇和诗歌几十首十几首，最多的也只是几十首诗歌。但一些作家的作品，确属上乘，不编成书，以后还会散佚。故明代选了于子仁、曹一夔，明末清初的选了方以智、潘应斗、潘应星、许国煥，命为《明清武冈六人集》。方以智是安徽桐城人，残明时代流落到武冈，在武冈住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武冈人把许国煥、潘应斗兄弟和他称为清初“武冈四遗老”，既如此，就不能把他落下。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九世纪的社会面貌，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样写，小说不单调，人物塑造与情节刻画更为丰富、更为深刻。

一举两得的是，打字看书，全神贯注地盯着铅字、开动脑筋接受文字信息的同时，手指也没有闲着。不仅阅读了书，还扎实锤炼了手指，活络了筋血，手指头也因此也不再那么僵直，变得快捷灵活起来。

一次在图书馆，有人质疑我，如今有语音输入、有拍照转文字，你还打字看书做什么？我回他：这些输入方法我都试过，但都不如打字看书好。

我不跟人家比，什么风靡全球的快速阅读法，二十分钟读完一本书，还有那些聪明绝顶的超级天才，一目十行，这些在我看来都只是传说而已。我不想快节奏，只想慢下来，慢慢地放松自己，任其自然，用我感觉最怡然最喜欢的方式，去精读一本本书。同时打打字，活动一下手指头，读书动手两不误，何乐而不为。

看来，打字看书这个笨习惯，我还会乐此不疲地继续保持下去。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文本细读

李春龙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
评论小辑

心疼生活

“四斤的秋被有一半掉在了地上”，春龙写诗很生活很烟火，生活里的诗意被诗人狠着劲揪出来，扒皮抽筋。我赞美他诗的同时，也有点心疼生活了，我们可怜的直接简单的生活。

——荣荣(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港》主编)

人心中的“那一个”

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无疑是诗人李春龙在“大兴郁花园二里”和“大兴村”之间的一段精神的神游和往返。作为两个意外相逢的地名,前者应该是春龙在北京工作的暂居地,后者即是他故乡湖南邵东老家的村子。而巧合的是,这两个地名里居然都含有“大兴”这两个字,这是两个充满了美好期望和向往的字眼。那么,两个“大兴”之间的春龙是怎么样的?是否获得了双重的美好?看来并不是。

组诗《大兴郁花园二里》中,春龙通过反讽、戏谑,在貌似轻松幽默的硬朗笔调里,表达的依旧是那个沉重的话题:异乡与故乡。而在这组诗里,恰因为两个地名里“大兴”二字的相同和重复,而更显沉重。“郁花园二里”作为一个附着在“大兴”后面的后缀,既暗示了城市化 and 乡村的关系,又揭示了故乡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为情感的归属时的强烈排他性,它不允许有其他的修饰与解释,它就是人心中的“那一个”。自然,这也正是春龙在这组诗里所表达的一个城市或者他乡游牧者的境遇、心境和灵魂。

——江非(著名诗人,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文学院院长)

写诗的人心里有深情

春龙的诗歌除了对乡愁、母爱与亲情主题有更更深丰富而美妙的挖

掘与呈现,还具有很强的将生活日常变形升华为真正诗歌的能力。真实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细节看似信手拈来,却是一种全新的捏合、再造与提炼,诗意因此而晶莹,温厚而有力量。最重要的,是写诗的人心里有深情。这组诗将南北两个大兴时空共时叠加,彼此参映,城市与乡村因一个人的血肉命运楔卯到一起,却因诗人本身自带强大的圆融能力,两个世界并不撕裂,并不相悖,都呈现一种暖色。

——张战(著名诗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

诗歌字里行间隐显的湘人气质

地域性是一个诗人精神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概是五年以前,我就关注过春龙兄的“大兴村”系列诗歌,他擅长以质朴、温情的方式回归乡土书写,这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并不罕见。而当春龙兄到了北京之后,我在浏览他朋友圈晒出来的零星之作时,意识到他的诗歌特质已发生变化。尤其是近期二里半诗群推出的这组诗,赋予了“大兴”更为鲜明的地域精神与时代内涵。诗人通过“大兴”这一地域符号,巧妙地打通城市与乡村书写的隐秘通道,实现了一种想象式的还乡。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同,诗人突破了城市边缘人、零余者叙述中的悲观主义基调,故乡成为了诗人在城市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还乡实际上昭示着千千万万北漂人为实现夙愿与价值的一种生活方式。透过细节化的生活叙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年人跳出舒适圈,重新去打拼所展现的忍耐、包容、担当等个性闪光点背后的精神支撑。诗歌字里行间隐显的湘人气质,使“大兴”这一兼具乡土基因与城市现代性的地域标志超越了符号学意义的表征,实现了“有根”的地域性写作。

——贺予飞(青年诗人,湖南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附录：《大兴郁花园二里》组诗选录

母亲的手有点凉

大雪纷飞
禾场坪的两棵桂花树头先白了
有点凉
我缩了缩脖子
北风呼啸
吹开了灶屋的木门
有点凉
我紧了紧单衣
母亲一个人坐在灶边
柴块子火很旺
我双手探了探
有点凉
母亲没说话
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手
母亲的手也有点凉

一下惊醒
今日大雪
刚从朝阳呼家楼西里搬到大兴
郁花园二里
四斤的秋被有一半掉在了地上

大兴郁花园二里

大兴
辗转而来的一个暂时栖身之地
因为热爱两个字
便忽略了两个字
不到一个月
一个大兴村人就自认为已做到了

在故乡与他乡之间
在村庄与首都之间
在寂静与繁华之间
来去如风自由切换

郁花园
人上万辆满地
好在早有心理准备
不会在此找寻繁花似锦
每天穿行其中
早出晚归
与毛白杨落叶松擦肩而过
应该看不出一个大兴村人
在别处
有一座没有围墙与门禁的真正花园

二里
不太习惯这样命名
包括右边的一里
后面的三里
只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出
到生鲜超市是一里
到地铁站是二里
到绿地缤纷城看电影是三里
一个大兴村人一路来粗放
一下子也学会了精打细算这里那里

(李春龙,邵东市文联主席,出版有诗集《我把世界分为村里与村外》《虽然大兴村也会忘记我》等)